

鄢陵文獻志卷三十八

鄢陵蘇源生菊邨纂

文詞志二

序

明

送孫先生致仕序

薛瑄

壯而仕老而歸此人之所願而今昔之所同也然歸之道雖一而其樂則不能無異焉極田宅之廣麗誇馬僕之盛強橐金珠積錦綺矜器玩美服食窮老年心志耳目之嗜好以自佚於禮法之外此衆人之歸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一

所以樂得其欲者然也有廬可以蔽風雨有田可以給饘粥彈琴於桑樞甕牖之間以歌先聖賢之德音以頌太平之治化老者愛而幼者孝賢者親而愚者化廉讓敦厚之風薰酣乎里閭之間稱爲鄉先生而名永長存此君子之歸所以樂得其道者然也先生以碩學耆德給事黃門典歷教職凡三十餘年一旦以年逾七十辭郡博而去朝廷例優之冠服如舊詩書滿載而行橐蕭然持此以歸於吾前所稱者固非先生之所好矣於吾後所稱者非先生又誰望之先生行有交親重先生之歸者咸圖爲詩歌美之而

屬余序

見薛文
清公集

贈司訓王秉節之任序

薛瑄

莫難於爲人師師者所以覺人之暗正人之邪而後學所取法焉者也故夫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謂之可則非盡於此者也況於溫故知新有未能乎孟子亦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爲師非人所當好以明爲師之不易則視之易而冒爲之者又非亞聖之所取矣吾觀厥今國家養育人材以需公卿大夫士百司之任用其原則悉本於學校學校則責在師儒故師儒得人則學子有所取正法式開其識而廣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二

其材由科貢之途進而備國家之器使者累累焉師或非其人則爲弟子者貿貿然若問道於盲借聽於聾窮年累月矻矻然雖勞其心力而竟無一得欲求其才之成而備諸司之器使難矣哉先人教鄢陵時諸生固多俊秀而王君秉節則爲老成之士又居諸生之首焉厥後秉節貢諸澤宮益增其所未至聞見日益廣遂從羣士試教職之選於大廷名出而秉節又爲首冠遂授南宮司訓余謂以師道之難而秉節以老成之士居之其尙益思其不易謹其言行而爲諸生之儀式勤其講授以啓諸生之蔽惑俾才器之

成如金之就範冶木之就規矩他日人才之出於南宮者珠聯璧合彙進於明時則秉節於師道之難者克盡所難殆無愧於孔子之言而不至如孟氏之所譏矣秉節其勉之同上

贈吏科張給事中序

薛瑄

鄆陵古名邑也先人與今戶科給事王公惟善嘗教其邑一時及門之士固多俊秀其穎出者亦無幾而張君志通則居其尤焉時余侍先人游與志通交志通質粹而不駁氣和而不流學勤而不息與物相接渾然不見崖迹時復毅然有所執而不可奪先人及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三

惟善公固已知其爲後來器中之瑚璉彝鼎也時余雖少亦意其必爲鄆陵士子之領袖焉其後余先忝科第備員內臺祇命湖荆人有自京師來者知志通已登庚戌進士第矣又五六年余丁內艱起復則志通先已徵至京師余因抵其家宿對榻談十餘年前事相與握手歔歔慨然念相知之久固離合之有時也未幾與志通同拜除書志通任吏科給事余亦復官內臺益信先人及惟善公知人之不誣而亦幸余言之偶中也則又撫心相語期效節於清朝殆不當冒濫榮寵滿其志而驕其氣怠其所當爲以貽譏於

清議志通曰子之言是也敢不夙夜以求自刻勵既而交游之在京師者亦相與慶志通之有成咸來徵詞以贈之余遂書與志通相知相期者如此以贈云

陳公六十壽序

李夢陽

扶溝人

陳公者鄆人也年六十矣神意和朗步健髮黟李子聞之曰異哉陳子斯謂自壽歟黃子曰何也李子曰古之壽以上後之壽以已曰壽天筭也有人已乎李子曰吁有哉古者教民胎有訓生有將幼有習長有產其衰也則優之以禮崇之以逸於是有尊齒之經國養之文有杖鄉朝之制有給肉帛之令有就見之

文獻志

卷三十八

四

體珍從之儀是故民至老無疚癘天札之災生鮮窘憂而終之安然上之人猶懼遺也則又鼓南薰之音吹陰崖之律俾躋之一是故民鮮弗壽也故曰古之壽以上後世畊鑿作息弗時民始自力以求諸全於是勤集用以儉省費以退消事以靜抑慾以適導性以愛親物以恕容衆求全焉以自其年而賢者藏也則恬邱壑甘農桑于于煦煦罔口世務而或未忘也則誨其子孫出俾與時翱翔曰猶吾出焉耳如此亦恆安而寡災故曰後之壽以已黃子聞之羶然而笑曰有哉夫陳公者七善具者也賢而藏夫身爲封

君彰矣乃猶野服於林石斯人者眞所謂力全者耶
李子曰我明興也準古而酌今厥典備矣是故國無
不養之老鄉無非齒之民肉帛之詔屢下而問卹之
令恆申也陳公者以謂三代之民非耶黃子曰某聞
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譬如黃茂種美而地肥不
有水旱之厄風雨之災乎故力全者人長養者時成
之者天故曰壽天算也陳公兼之眞三代之民耶公
號其居曰坦窩遂自稱坦窩道人子溥以名進士官
至山東參議其壽之辰也爲正德己卯八月一日會

參議君歸稱觴於家

見空同集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五

贈劉大理赴召序

崔銑

夫人者有生之最靈也資物爲養而任知以致故蔽
體而費百工炊羹而和五味然必羣居而後勝物備
事則有喜怒交爭之變斯制刑罰止辟之典昔者聖
人設卦天水曰訟夫兩其畫則上剛下陷兼其象則
內險行健此訟之滋而斷之難也利口巧詞指贖如
眞拙性呐言申情如飭朋欺合織以負一家複蔀環
匝以掩叢屈加以厚勢臨之巨害懾之非夫明慎不
撓鮮不炫矣說者曰刑貴寬寬以矜民又曰刑貴嚴
嚴以懲亂皆一曲之見而非通方之論也夫賊而舞

紊強而橫擅恣作民迷夷視邦憲若是者寬之是逞翼虎也故陳球治貂人鍾離意畀孫並誤宜昌禁過當入逮縱其惡而奄擊匱其生而甚責若是者嚴之是弋宿鳥也故戴胄放校人徐宏敏辦餘慶夫后之尊天也刑之炎焰也天不可瀆焰不可邇倉卒震怒開釋無從緩要待悟漸可舒解是故勿逆其憤勿就其威竭誠協恕秉公啓志故張季罰犯蹕寒朗散楚獄若夫法有不可泥直有不可遂運權合道移輕就重若田叔之上梁事用意宛轉處棘委蛇亶其長者哉雖然刑者一成不易之術也與其盡也甯餘與其

密也甯漏昔唐臣謂其國刑輕簡萬姓歸心浹於骨髓其後累遭大憝旋起旋殲征伐代有供膳迭行杼柚云空曾無離怨我皇朝作律惟則有虞平用常制削除慘毒五官專司惟刑更立理寺糾正部院自答以上皆讞自卿以下皆劾海內樂生垂年二百往正德五年逆閹就捕大司寇怡閒劉公奉詔獨決罪罪釋釋無出無入縉紳稱平怡閒公仲子思存嗣爲御史今年自南通政參議召爲大理少卿思存淳明雅勅富於文學頃在御史按治省郡著名允慎再以養母退而修學焉思存往哉援經補律亂孝輸忠漢陳

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百金之利勿重
比也咸之孫寵及忠代在廷尉旣盡仁而俱位尙書
又納忠在於今其鄢陵之劉哉通政五泉劉子合公
卿大夫餞思存江之澣以思存嘗授經於予俾述其
末議如此夫

見洹
詞

五世同居序

劉 訥

吾鄢望族筠溪鄭得中氏成化閒輸粟拜官嘉靖戊
子詔賜肉帛今年陬月丙午春岡劉子會澣亭陳子
於其第慶履端也時則龐眉皓髮深衣幅巾踰闕迓
賓舍筇答禮澣亭曰矍鑠哉春岡嘆而問之筠溪曰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七

予生五百三十五甲子矣澣亭曰美哉壽盍賀諸旣
而筠谿之諸孫標櫛植樞出且拜曰莫生七莢祖適
逢初度鄉大夫二公不鄙不類而辱惠顧於茨陋尙
齒高誼再見於今曷敢辭已乃有少年清揚再拜於
亭下者筠溪曰曾孫有道也立四子下更迭進觴豆
酒三行又有總角童來筠谿引而前曰元孫重也命
之拜拜畢倚膝立筠溪色甚豫分以飴春岡澣亭相
視而奇之起酌爲壽春岡歌曰二氣幹運兮序屬青
陽人之令德兮旣壽且康芝蘭茂兮玉樹長藹庭下
兮孫枝芳天錫純嘏兮允無疆澣亭從而和之曰三

陽開泰兮氣淑和仁者壽兮耄已過五福備矣曾元
多動四筵兮聲猗那歌已筠谿避席謝在座媼友張
子時鎧陳子溱起立告訥曰二公之歌誠佳矣然惟
祝其壽及其昌後耳若鄭翁曾祖士能享年九十先
曾祖大司徒在朝嘗慶以文祖方父寬皆年八十餘
家規整嚴子孫率令迄今五世不異爨則歌之所未
及也善言必再願重有聞訥乃曰匪壽之艱惟德之
艱德重鄉評壽兼祺福德以基壽壽以徵德而况累
世同居祖孫濟美世德世壽繫理之常天詎私所厚
耶是故公藝事一忍而代有褒旌文融守一藝而世

文獻志

卷三十八

八

傳家範如筠溪之享壽祺多子孫天下或閒有之至
於累世同居殆不多見然而未有疏聞於朝者豈觀
風使尙歉懷於靡及邪抑有司之責固難諉也嘉二
子之請再賦義門之什三章曰義門將將表樹浙鄉
安陵鄭氏於綺有光將將義門閱歷宋元滎陽之系
浦江之孫有美義聲君子之享有赫詔旌邦家之禎
遂書以贈之抑吾聞之善人有後餘慶必長他日諸
昆之盛歲時問安亦將有如郭汾陽不能盡辨頷之
而已者乎吾將拭目俟之矣

見經志

送牛篁亭南還序

陳 棐

鄆陵有奇士世卜城南以居居之南闢讀書處爲草亭環無雜卉惟修篁扶疎滿焉因名之曰篁亭牛君常於其中詠淇澳有斐之章誦禮器有筠之義以周旋於此君也人遂稱之爲篁亭主人主人受廩邑黌去年來遊京國業成均充然若有所得也將辭而歸文岡子聞之曰異哉篁亭之歸也胡抱奇而弗欲售耶篁亭當早吐其奇以用於世予每惜其來之遲而肯舍之歸哉客曰何爲也文岡子曰篁亭系出微子厥姓著於司寇牛父氏種德開先世濟其美父宰畿縣多惠政兄領鄉科歷部郎陟官鹺運家遺冰檠族

有聞人篁亭於是乎有基矣且篁亭孝友天成家城之南以弗便於溫清也辭歸侍養者數年乃結鄉社以會耆英里中有焚競靡決者得篁亭數言而決邑大夫有稽疑亦時與謀尤能盡其誠篁亭於是見其養矣篁亭整儀修幹與人談則侃侃磊磊滿座聳聽尤善射能發矢百二十步外連發中的篁亭於是見其材矣迺又北走趙燕謁太學友天下士凡天下士來太學者皆與之揖讓論議採其聞見詢其方域前司業重之命之典禮大司成重之就之難經篁亭於是廣其交矣篁亭之來上國也上自闕廷郊廟之制

外而百官庶府之司無不縱觀遠覽大中丞春岡劉
公貞肅臺端譽望隆赫於篁亭則姻親也大精膳三
原胡公春署冰曹清標雅度於篁亭則姊丈也篁亭
遨遊二公閒僕亦以葭葦之故時致延款故篁亭每
與縉紳遇談及朝政未嘗不反覆究論時中肯綮篁
亭於是大其觀矣夫世積者所以流光養深者所以
宏業材兼者所以濟用交廣者所以進學觀大者所
以識政篁亭於是爲亟用之具矣今天子軫憂民瘼
採求文武奇異之士列布海內如牛君者使其遁跡
巖穴尙當弓旌召之今固已卒業賢關歷政法臺矣

而又可舍之歸哉此吾所以挽留而不欲其去也客
曰有是哉夫人病無用世之具與不見知於人耳才
不用世則實不立人不見知則名不彰牛君者五善
備焉然則今茲之歸篁亭其亦暫爾豈能久係桑梓
之情哉吾固知牛君之用世有日也雖然牛君茲歸
而復來也其用世之具必將更有益奇者哉

見陳文
岡文集

送牛君還鄢陵序

高拱

昔也予家居時蓋嘗聞鄢陵牛君行云淳愿而不固
戇直而不忤義而信剛而有謀里有事難處者則毅
然當之曰非緇孰與處者人有過則規之改曰毋自

毀以干於法規之而弗改也曰緇不忍無規也是故
人有枉抑弗平者必以告於牛君有行罹於無良者
率深自潛避曰畏牛君知也斯牛君之行也予聞之
稔矣而未見其人壬寅冬君升自邑庠來遊國學而
予以姻故數會於中丞劉公暨祠部胡公家蓋始識
所謂牛君者其犖然之氣偉然之度畧足以見其平
生然未嘗朝夕焉深叩其蘊而盡驗予疇昔之所聞
也越數月君竣事將歸乃以告別於劉公而劉公則
愴然曰吾弗忍遽別子也遂相與徵文於予以志其
眷戀之懷予因思之二公固不妄與者而今獨重別

於牛君則予雖未嘗朝夕焉深叩其蘊而疇昔之所
聞者卽此可盡信無疑也乃於是推二公之意而贈
之以言夫君疇昔之行蓋養諸庠而行之於鄉者也
今也旣卒業於國學親沐聖人之化而且策名仕版
以俟錄用將不止爲鄉士焉則君之所以自修者當
不可量繼自今可但如予疇昔之所聞者已耶是故
始以其行於鄉者而淬礪於國學中以其得於國學
者而行於鄉終又以其行於鄉者而發抒於官守則
君之茲來也有無窮之益而予於君之行也有無窮
之望他日之嘉聞當隨時而益懋也苟徒以策名俟

用爲悅安於故常而不復有進焉非予之所敢知矣而亦甯不有負於二公之所以重於斯別者哉君其

圖之矣

見高文襄公集

洙水紀別序

蔡 鑿

諫大夫文岡陳先生以進言謫貳長垣遷我甯晉尹茲再遷守澤州傾邑皆走送之予亦載酒送之洙水之南士大夫皆曰先生去矣吾何所取正有道諸士類皆曰先生去矣吾何所考德問業農者商者賈者藝者老者幼者相率遮道垂泣如赤子別父母於千里異域先生莅此才一載矣何以得此於人人耶感

文獻志

卷三十八

十一

而動之者以政感之而懷者以心故德斯政矣政斯動矣動斯感矣感斯懷矣懷斯深矣德惟厚故感之深心惟誠故應之速政惟實故無弗沾被者矣是以養之而懷其惠風之而率其教利之而戴其恩威之而服其公天理之彝人情之不能已者也或曰先生雅重吾子別矣子其感而懷之也乎洙濱子曰感哉懷且深哉先生有堯舜君民之具而未獲大行吾實注望懷之以天下也一言一行令人敬服予安得而弗懷嗚呼豈惟是哉不觀先生之素無以見其賢不見其賢無以知其感與懷之大且遠也先生居諫垣

秩則清要矣言可行道矣謫貳縣邑處諸下僚之後
榮瘁何懸絕也居之裕如坦如略無幾微見於顏面
暨遷甯晉修政敷教日夜勤勵不曰吾以中朝之彥
旦夕且去何爲屑此小邑聖天子思其賢嘗詢其所
在諸親知在都下者咸寓書走价以爲先生賀曰此
道行之幾也又數月始有此遷舊事凡謫非其罪者
敘遷多不循資此處又大非羣望先生一無所介於
懷抱觀其意豈不曰使吾之言見用道苟行雖終身
不遷吾無悶焉若徒崇其秩而屈其道公孤之貴於
我何加此豈人情之所易能者哉昔屈原之忠賈誼

文獻志

卷三十八

十三

之才一遭放謫卽鬱抑悲憤幽楚之詞作唐宋諸士
大夫或廢棄遷逐多寓情於詩酒放言傲世以紓發
其不平之氣由此觀之先生之器度爲何如也在天
子則懷其忠矣在朝紳則懷其賢矣薄海內外皆願
覩其風采讀其疏聞其政稽其德孰有不仰而懷之
者乎茲去又移我甯人之懷而爲澤人之懷也士大
夫皆有詩文贈之予僭爲之序載其事以紀別

見凌
濱先

生文
集

送劉石孔之畧陽序

王祖嫡

石孔劉君雅善古詩文尤以賦自雄侗儻俊邁直凌

往昔數應鄉舉不錄晚遊成均聲振六館今歲謁選
訪余長安旅舍出所爲北征賦秉燭讀之如敲擊金
玉逸韻清遠又如絕巖幽壑之間仙人長嘯天風忽
來林木作鸞鳳音也君閒語予吾來非謀升斗者華
髮儒冠謂何授一秩歸展墓償書負卽製野服爲向
平遊鞏莫易矣予曰否否昔人膏盲泉石類有所託
非謂際全盛之時抱可爲之具藉得爲之階浩然長
往者也君斯三者全矣毋亦以資應小官未攄偉蘊
世方以楛品士安得有知我也者而晉之嗚呼士患
無用世志耳委吏乘田抱關擊拆聖賢不鄙也何論

崇卑哉聖天子勵精理道綜核名實邑丞尉以下敏
幹廉明者卽不次超擢海內翕然向風謂千載奇邁
以君之才奚弗知弗晉患若雅抱不欲作吏廢挂冠
返服由已爾君以語嵩室李君曰誠如王子言又旬
日除目下則得署陽簿劉君走告予僻遠柰何予曰
否否署陽雖小邑捍蔽巴蜀控制商虢其人務農力
穡質直好義考之圖經玉女廚谷諸山嘉陵犀牛諸
江與夫佐卿化鶴之遺跡吳玠拒金之故壘皆在境
內簿佐令以理民職猶易稱民猶易親惠猶易被君
誠盡心盡力靡怠靡阻勸課農桑之暇蒐訪名勝時

出雄篇遍勒崖谷俾後之覽者慨然興岷山之思不
愈於猿吟鷗狎自甘湮沒者耶君復以語滄浪李君
亦以爲然又數日三君與予飲王氏山亭二李君酌
酒賀曰劉君感子言將捧檄之漢中矣盍書前語以
贈嵩室眞陽人時淹選調滄浪內鄉人尹赤縣聲績
方茂石孔鄢陵人尙書公孫三君才名中土三傑也

故交厚如此

見師竹
堂集

賀鄭潛庵中丞鎮皖序

陳繼儒

華亭人

不佞幼誦大智若禹之行水竊疑四乘三過不爲不
勞何云無事乃子之頌禹則曰盡力溝洫始知疏濬

文獻志

卷三十八

十五

決排一用不再用特使鮒谷海壬子母啐啄無地非
治水之地無人非治水之人是以終三代無水患目
之無事宜也余謂明於此者治兵亦然惟潛翁先生
可以語此余枯睡空山未識潛翁薛子更生爲余頌
述有以知先生之詳方先生司理德安楊忠烈卽以
公輔期之及忠烈受璫螫先生護卹其家百鍊之剛
令人心悸先生之備兵廣陵也寇氛屢逼近或二十
里遠亦三四十里輒逡巡而遁若此者非有重兵宿
將能奪其魄也兵家所云先聲後實國手對敵妙在
先著先生甫下車卽撲殺里中奸猾某某擒治河中

賊渠居湛亭並其黨三十餘輩嘯聚之衆以三千計一朝解散不兩月穎鳳之鋒不可嚮邇而揚獨宴然先生之機用足覘一二矣士大夫知器重先生至其批卻導款之妙或未必盡知也自古監司未有召對平臺者先生之受主眷實千古異數先生條對從容至尊解頤稱善雖其語秘不得聞然先生之慷慨論列可想而見也茲且奉節鉞鎮皖有識者無不舉手加額歎長江天塹今日方爲我有蓋自文皇徙都於燕經制宣大延綏諸鎮爲藩籬視東南若稍緩是以江上之防不免疎脫嘗觀古戰爭時自中原而窺長

江者凡數端由南鄧出襄陽其一道先主將出樊鄧三顧臥龍於南陽者是也由彝陵荆門出荊州其一道先主迫於曹公走當陽長坂者是也由壽春合肥出須濡又一道曹公欲南侵夏侯尙圍南郡者是也由鄱陽出湖口又一道僞漢兵夜至石頭是也總之以廬皖爲肩背在留都則視猶門戶也近設開府爲之坐鎮眞足以補先制之不逮乃不佞猶有過計者恐創立之始兵制或未盡善士兵不足勢必募召則紀律倍宜嚴六安潛山之間倘有荒蕪金城方畧可一試乎至若蘇常淮揚九江之備兵使者宜悉聽調

遣節制籍以犄角此又大司馬不可不早爲建白者也草野雖未見豪傑若衛霍其人然未嘗乏血性男子所貴舍其短而取其長易事難悅以之出將入相可也抑人知撫御難不知招徠亦未易非推心置腹畧其體貌同其甘苦又安望其響應哉愚嘗謂清奸民與良民之脈則悍民不至化而爲盜清將兵與將將之脈則驕兵不至狡而從賊猶之治水者盡力溝洫耳亦知以此爲潛翁先生告無異與秦越人商百草之味與華陀談炮炙之方特掀渠一笑自今以往山中老人方且與一二逸民共賡擊壤頌明德於勿

文獻志

卷三十八

十七

諼而已矣

見晚香堂集

書後

明

書鄆邑災荒揭後

鄭二陽

慨自神宗末造邊疆發難以來海內日尋於干戈垂歷二紀不祥之器久而不戢凶危之况徧滿世界重以催科之繁征繕之苦愁歎怨嗟之聲無閒遠邇災荒疫癘一時並至莫慘於中州而庚辰辛巳之季爲甚幾於元次山所云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州里化爲禍邸草木化爲宗族矣近有自家園來者

謂鄉里羣告災傷苦未盡悉其狀因讀鄭俠流民圖
疏云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民庶如赤子無一人
以天下憂苦貸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躓於
藍縷折屋伐桑爭貸於市輸官糴粟皇皇不給之狀
爲圖而獻臣謹以安上門日所見繪爲一圖百不一
及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偶誦此語
不覺淚隨字落於是隱括鄆之災傷市值而僭爲之
揭代鄉里士民布告當事亦畧倣於市司納物價之
意庶幾地方水旱之情得以上聞則邀惠振除其患
害而逭其天殃俾斯民相與乂安田里而亡歎息愁

文獻志

卷三十八

十八

恨之心端於仁人君子有厚望矣

見益樓集

記

明

養志堂記

薛瑄

往年余侍先君子宦游鄆陵始獲與柳生克新交閒
至其居則生之二親在焉生因謂余曰古人盤盂几
杖有銘有戒皆所以爲耳目修德之助也吾二親幸
皆無恙自惟娛侍之禮或怠丐我堂名揭之庶幾觸
乎目而警乎心余以爲孟子言養親之口體不若養
志遂請以養志名之旣而余忝科名別去二年今歲

冬復至鄆陵生復謂余曰疇昔子所以名堂而勗我者甚厚更能爲我記其事以書於壁則勗我者不尤厚與余惟飲食衣服起居寢處凡竭力以事親者皆所以養其口體也要不若養其心志爲大焉語曰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卽孟子所謂養志也然親志未止此也行欲其修言欲其謹文學欲其進益道德欲其成就皆親之望其子者然也生誠能因孟子之言而又深探親之所欲者朝夕悚然以求副厥志則古人可幾而於斯堂之名無愧矣

見薛

文清
公集

文獻志

卷三十八

十九

具慶堂記

薛瑄

余嘗爲鄆陵柳生克新記養志堂後三年生復以書來言曰向所謂養志堂者記猶在壁不敢忘子之嘉誨前年忝科名歸復得亢爽之地作一室爲二親娛老之所旣成客有過之者以吾二親之俱安好也遂以具慶扁其額子誠不鄙願仍遺之言將朝夕視以爲警余時居大憂志意荒耗不能卽爲之言後數月生復以書來如前所謂而益堅余乃啣恤而爲之言曰生何其幸哉何其幸哉人莫幸於逮事其親尤莫幸於遂所以事之之願也世之人或怙恃早逝或存

沒不齊欲養無及或窘於家事欲養莫遂是皆孝子之至戚也有得逮事其親不爲家事所窘而遂所以事之之心豈非幸哉若柳生者其殆近是乎柳生自少卽能奮力於學遂一舉而與於鄉闈之選於時二親方無恙生乃退修於家率其子弟力耕畎畝以具滌灑節寒温朝夕躋於斯堂以養娛之或者以具慶名焉是誠足爲慶幸之全備者矣雖然人子事親之心曷有窮極生於定省之隙益當因其故學而温廣之期至於道修德立則聲不求而自彰爵祿不求而自至更以所得之大者以奉其親則其慶幸其不爲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二十

尤大而斯堂之名亦可以永存於後矣生其勉之生其勉之余實終天抱戚人也因生之請重有感焉遂書以遺之

同上

儒學科貢題名記

宏治六年

嚴

憲

扶溝人

宏治壬子秋七月海右王君時中奉命來知鄆陵縣事明年撤新孔子廟庭工訖謀諸僚佐曰國家進士立石太學郡縣則以科貢立石皆謂之題名今學宮旣完科貢不勒於石何以褒旣往而勸將來耶僉躓之於時教諭匡君昂遂次科貢世代姓氏出處名位爲狀走使屬予爲記予維賢才之生實關運數係遭

逢鍾山川靈秀而又貴乎自治是誠不可無聞於後者也我朝廷設學育才以科貢爲正途人文會午大運數也明良相慶大遭逢也鄆爲中州巨邑羣岡矗起雙洎橫流接鄰汴洛密邇嵩嶽大靈秀也士生其閒率雋異養於學校光明俊偉用於當世昂霄縱壑郁郁彬彬胥於科貢出負德望著功業上裨益朝廷下澤潤生民大足以繼往開來小可以敦化善俗赫然名一世以及百世要自有不可泯焉者故理學如薛文清事業如張司徒皆庸人孺子所知者也二公以下代不乏人如某以臺諫部署而著名某以方岳

郡邑而馳譽某以師儒而善學術某以恬退而高節操或父子簪纓或兄弟袍笏或祖孫伯姪相繼顯耀別歷中外後先有聲行檢才猷光映簡策宏詞偉句膾炙人口祿位雖有崇卑人品不可軒輊今皆鏤諸貞珉垂名悠久顧不偉歟繼今以往士之出入宮墻者企仰追蹤必思因名求實領鄉薦而廣與計偕登黃甲而勒名太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未必不基於此然猶未也仁必法堯孝必法舜學必師於孔子立乎百世之下而奮乎百世之上夫然後名稱其情可目爲聖人之徒而於國家運數之隆遭逢之盛天地

之靈秀舉無負焉後世太史當大書特書直與日月
爭光不但誇耀鄉邑爲一世人物已也王公之寓意
固如是哉公以進士起家廉勤公謹治行爲當時第
一將來以循良顯庸樹大勳名其亦兆於此云併書

以竣

見經志

宦蹟題名記

王時中

邑令

凡物必有名流峙者以山川名長養者以草木名代
明於天地者以日月名惟人亦然稼穡以農名貨殖
以商名技藝以工名業詩書而筮仕者以仕名雖聖
賢亦莫不然伊尹以任名柳下惠以和名伯夷以清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二十一

名冉有季路以政事名顏淵以好學名孔子以無所
成名爲名是名者古今人物所貴根於是而不可沒
者也況於官乎鄢陵爲開封上邑俗樸而知尚乎義
氣悍而可復於理按地志春秋稱鄭強都前代隸潁
川郡蒞其土者卓有偉人不可尚也洪惟我國家治
安以來百四十餘年相繼而官者固非一人令以三
十計丞簿幕職各以二十計令獨加多者蓋計詳耳
制行污隆法令寬猛若感召昭格去就分明人心愛
戴與否以及剖判摘發有無裨益民社者俱炯炯宇
宙父老遞傳頌不輟則存乎其人之實行固非威力

智術可襲取也豈不有超卓迥異與日月爭光山川
並耀聖賢同歸者乎豈不有直己守法名實孚布者
乎豈不有勉進職業保全名位者乎是固不可泯已
其亦有名事詩書而不免於商賈其行者乎其亦有
名實泯滅顧民社而汗顏卒頽然與草木同腐者乎
公議昭彰在人耳目固余所未知而有擇焉者乎先
祖南圃公以成化庚寅來令於茲百凡皆執繩墨不
事苛察營辦甫四年引退欲題其姓名於石未果越
十有八載時中繼其官勉於述事而成之且爲記以
自礪後之任者其將有所鑒也夫其以斯言爲逆已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二十二

也夫

同上

縣令題名記

陳 斐

嘉靖乙巳邢臺趙公玉泉以名進士來令鄆越二載
政績茂異名爲上最乃枉謂余曰鄆名區也且繁名
哲而令於此者題名未備實爲墜典今檢故牘得令
若干人次厥姓氏履歷圖勒諸石願託文以述斯義
余惟邑令重職也論者稔矣世之人多知之令之題
名亦重典也世之人未必知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名名者功德之末宜乎世之未知重也嗚呼
亦孰知名實相須之道哉書其名將因而考其實考

其實將因而較其德業是故評既往之優劣以決已之從違定今日之歸趨以爲後之師戒其所關實要而所益誠大詎不謂重典耶余嘗承乏諫員矣司馬光之記諫院題名也謂後將指其名而議曰某忠某詐某曲某直懍懍可懼哉惟令體宗六曹秩殷庶務較之臺司最爲親民其政善朝發公庭而夕遍閭閻澤流化覃速於置郵其政慝亦是令者實生民之命治道之紀而安危之樞也故今列令之名後人亦將指而議之曰若也賢若也否若也民沾其福若也民罹其辜若也思之不忘若也怨之未已是其題名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一二十四

之可懼亦有如司馬所言者矣鄢陵自國初迄於弘治一百三十餘年令之題名未有也而海山王公有之自弘治初迄今又餘六十年令之題名未備也而玉泉趙公備之是趙公之所以繼踵於王公者亦惟盡令之實焉耳嗚呼後之令昭鑒於前人者其尙無負於令之名哉無負於令之名斯亦無懼於題名也

夫

見文岡集

國朝

邑侯裴公德政碑記

鄭 蕃

邑侯裴公以庚戌閏春蒞任茲土七年政成循聲懋

著臺司褒舉

上嘉納焉卽以銓部特徵紳士

父老交慶忭舞咸謂我侯實心惠政榮陟清華酬勳
曠典已著 朝端矣鄆人士沐公厚政享糴甯之
福父母依之神明奉之自城闈至於僻陬靡利不興
靡害不除公之惠我鄆人備至今公將去而善政未
勒之貞珉懼無以表公令德傳之奕世也羣謀建德
政祠而來問記於余余自惟弇鄙無能揄揚萬一然
而子弟之誦父母惟其實不惟其文當不以樸陋爲
譏也公之始至市廛蕭條逋賦疊徵商賈遠徙鹽筴
不登里馬里夫之苦累漕米河夫之攤賠逃亡相繼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二十五

鴻雁嗷嗷荒糧日以滋戶口日以減庶士匱竭澤宮
茂草鄆之凋敝幾不可以爲國公俯詢疾苦畧去煩
苛周覽疆域見屯溝以南污萊滿目黔突無烟詢之
土人曰此所稱下四保也年豐則禾黍穰穰苟水大
侵則逋逃四散荒糧之累下四保受之且漸及於上
數保勢不致闔邑並困不已也於是履畝清丈躬自
檢閱得新懇三百餘頃盡以填補拋荒數目弗邀紀
祿之功弗市除荒之德徵收錢糧悉歸實額荒糧削
除逃亡漸歸公又假之牛種寬以徭役滋培休養家
室甯止比年十月伊始糧銀告竣而下四保完糧最

先舉十年沈錮大戾一旦蠲豁公之政已足千古矣里夫里馬向屬限年供給公履任之初謂驛馬設有正項無煩資之民間且馬豈盡羸敝乎何爲一歲一換徒費民財也乃擇馬臆壯者與以值收養內厩而里馬馬夫之累除里夫四十餘名寄食各保每名約費十餘金公惻然憫之鄙非驛路此輩徒事冗食非法也止留數名供役遇有郵傳按符僱用而里夫之累消限年當差者里長之外有寫算有收役食用衣資俱出之本甲公遴知夙習合兩保爲一櫃僉派掾吏分任其事三倉漕米賦役之最大者公選委廉幹

先事經營除正項支用外閒有他費悉出冰俸與之數年辦納從不令民間私幫毫釐而民亦不知有漕米之苦也鹽引初止四千康熙初突加三千八百有奇行之數年商民俱困公乃減二千八百引邇來歲額無缺鹽筴用舒徵比錢糧向限五日以各保遠近不一五日爲期催徵幾何更以十日每保約定納銀若干足則賞之少則令之續補枿楊罕事輸納如雲矣里甲大差十年以轉名曰限年年歲有豐歉差役有多寡苦樂不均賠累無紀公欲革去限年而行軟抬之法人情狃於故常莫能驟更乃令每歲飛差如

軍糧如硝黃諸不在經制正項者悉令各保均攤至於歲費原屬限年者限年任之所以王事咄嗟立辦而里甲亦不偏受其累雖無軟抬之名實受軟抬之賜也公又篤愛文事縮符泣治不廢鉛槧諸生之秀良者董以月課政事暇講授不怠善則獎否則戒婚喪助之災患解之一時膠庠諸生彬彬有鄒魯之風焉鄆境北通會城自尉適鄆者取道郛村舖三十年蔓草荒烟無復民居公多方招徠聚族而處者念餘家墾荒種植已成土著而公所尤慮者鄆迤南屯溝橫石之間人烟希少暴客出沒爲之創置堡夫又設

法以募烏鎗手更番防禦曩之畏途今悉爲康莊矣鼎革之後鄆城瘁薄公憑眺增感欲事重修而恐民力不敷乃勸募工資補其頽敗更新雉堞建立八堡以宿更夫今鈴柝震夜盜息民安公之爲鄆人計者無微不周類如此公用民之力恤其勤劬予以廩餼然猶量其時日恐妨農務不得已而興作如奎樓爲學宮文峯簷牙朽蠹風雨不蔽捐資鼎建巍然巨觀公惟念切民依任用得人故凡所營繕工堅利永而民亦不苦勞役也方域用兵時有徵發公軫卹艱難一草一粒不肯溢額徵派卽解運他所亦必授之方

畧新鄭之軍糧武昌之硝黃胥役奉法毫無侵漁此
尤昭昭在人耳目閒者上行期會斟酌緩急籌辦預
定隨時湍發貢賦從無愆期而亦不至淹滯守候爲
民滋累焉公視鄆人猶子理鄆政如家存心寬和教
令平恕不以苛刻責人不以率畧應物一事必慮始
終一言必籌得失廷見士民勲懃懇懇人皆服公厚
德然於懲惡釐奸法行迅擊無少假貸也嘗攷前賢
遺愛久而彌彰如陝之甘棠中牟之三異潁川之集
鳳凰南陽之召父杜母密令之蒲輪安車盛德至善
民莫能忘者惟豫獨多夫豫爲四方之中風會係焉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二十八

世之治也聖主在御卽有慈良純德之臣奠安中夏
爲當時柱石今 天子加意民生崇獎良牧公
以循卓奏最徵爲主爵宏猷亮節乂安天下且將以
鄆政爲權輿矣鄆人士歌詠功德謀建公祠雅有同
心則余寥寥之言聊以導厥民志云

見確園文集

邑侯羅公德政祠記

梁 熙

鄆陵在開封屬邑爲中縣夙稱易治當 皇清畫
一輿圖井疆如舊其時大河南衝中州將有柳梢河
夫之派而他邑具遠識者念草昧方開版籍驟難詳
核乃起而爲折地之謀問其糧則如部額舉其地則

以三畝之半當他邑之一畝固於徵收無害也而差役則祇按其地矣鄢邑地瘠而河役則派仍舊畝成規相沿勢難轉變於是閭左空虛而風俗亦漸澆矣康熙二十年辛酉之夏三韓羅公來涖鄢以爲吏治之端固有興除要以藏富於民爲先務富民非有奇術但上無所取而效自可見當徵收之時令輸者各以關石投封櫃嚴飭里役不得耗民之銖兩於是聽覩一新而公志已皎然大著矣每謂土俗區別未易厯鄉徧詢卽聽斷之頃委曲推詳人情習尙可得大畧當兩造具陳必引近几案霽威婉詰旣晰其情諄

諭以理概令三老和解未及期年而闔邑之錮習俱知乃慨然太息曰賈太傅謂天下大器也安危惟在所置由是推之邑亦一器也民生載焉鄢邑之器則漏卮矣柳梢河夫急於正供終歲勤動斂蓄存幾而鹵野過半又無山澤之產以孳利安業愨守尙自難支乃乾餼胥愆婚姻道苦酗飲構釁競訟詫強率以典衣鬻產供拘訊道路之費長民者雖生養拊循圖歲計有餘而積玩喜猾不盡鑿混沌之竅而不止不思器毀矣爾生何依乎爲之晨夜坐思刊爲六諭寫其肺肝如勸以九歌之義無何而入訟庭者驚其寂

如游郊垆者喜其帖如矣有里老共議於途曰吾儕
小人醜於積染雖有子弟無以教之卽木鐸路徇亦
誦言則醉爾何我侯條示甫頒乃皆如醒時人聞酒
時態赧然願改豈變易惡俗必官長清廉庶幾有效
歟予聞而爲之擊節曰誠哉此三代直道之言也成
周以六計定吏治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
如公惻怛發中此善之本也而剴裁之慧老吏遜謝
靜則儼思動以蹈矩執法不移辨物洞微得其六者
而以廉出之豈止亮采有邦卽握大權有餘裕矣無
他誠則動爾蓋公以潔已化民而深見致治之源者

其大端有若此昔運柳梢皆以河干爲底止總河飛
檄忽催送江北適公履任之初晉謁上臺時也於是
備言鄆邑之苦爲民請命當事者心異之乃江南之
司交納者爲公舊知通以尺書而運役得免羈滯時
三倉之米猶徵本色而米價忽騰於往日公擇綱僕
往窺其事機督糧旣偵知政聲新著而各里之賠累
大減於往時其冬則五年審編之期也公加意瑩獨
凡羸丁弱戶曲爲裁酌積日俯詢垂旻不倦於是婦
子共感杜母而神君之頌溢於四鄙蓋公之臨事協
輿情而丰采動遐邇其見於初政者已若此春秋朔

望肅仰文廟因東廡頽落遂併殿宇俱新之四十年來泮池之茂草平岸力爲浚整竟復舊觀其庀材命工皆不勞而竣手題奎樓之對聯以示鼓勵每引子衿課藝與庠師面評其得失至於童子之試務拔單寒恆捐橐以助膏火之資迨癸亥冬有均里之役蓋當事者謂并里已經十年慮民間置產或一人而地散別里者有之公乃彙十六里之地冊爲詳閱焉先是署中建書室以俟退食坐思其筆墨精良有韋左司焚香掃地之致於是揆度術阡比次魚鱗遠近停勻如指諸掌其碎細繁瑣不啻繭絲牛毛而指點形

勢反見瀟灑盤礴之趣惟視邑如家故中心恬愉每鐙火青熒而繙對未已至地案張而胥役袖手催徵易集矣歲偶歉公多方勸賑徧涉村落驗定菜色始給粟令赴粥場迨勅使來賑每以冒破詰守令至鄙則一夕馳去因面悉饑民無他狀也居恆嚴保甲緝捕之令當朔風黑月與縣尉分夕遠馳晨星見而返署未嘗以雞犬無警稍宴息也行旅之憩鄙路者屈指治聲咸謂公爲中州第一而市價之領於官者必浮於民又五尺之童所共曉也今年秋得部咨以同府遷公職父老戴恩釀金建生祠以永去後之

思士大夫屬不佞宜大書治績以垂不朽予固自負
爲知公之深遂卽耳目所彰徹者結選以登石猶有
可紀者公聽訟三年遇詞狀之牽聯婦女輒泚硃塗
免蓋竟任未嘗拘一婦女到官昔賢曾舉此一節自
負爲不媿於父母之稱而公以英年爲政其曠然遠
覽眞亭亭物表矣壬戌之秋維揚李衛侯至鄆謂予
曰春月董會辰之移豫撫而閩也路出刊江急問以
鄆陵治狀會辰曰若壻居然玉潤當卽以循良著然
猶有三分儒素氣默味斯言儒素之在今日於吏治
固鮮當歟予應之曰此民生食惠之祥而令尹積德

之慶也衛侯曰善蓋總憲於亟陳運柳之艱難時一
見而識之也今得綴述於此謂有以見公之性志焉
頌曰

史稱宓宰琴韻浮簷追求操術澄水味鹽才吏競能
循良惟賢大賢成治實本於廉斯言不爽我公泣鄆
飭躬潔志陋規盡蠲民輸惟正裏餘而還移風易俗
經術雅湛諭言諄摯愷悌攸宣民因誠信相喻於田
通商慰賈日永市帘泮池漪藻廟貌巋然露棠三芾
鳧舄榮遷行囊衆晰可餘幾錢四民祝戴建祠爭先
五雲霖溥待澤年年時無吉甫誰裁頌篇謂予不諂

語以質傳

見哲次齋集

鄆陵創修朱子祠堂記

方宗誠

桐城人

中州自河南二程夫子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一時學者宗之自北而南至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道遂著於天下而傳於後世歷元及明學者非程朱之說弗尚也中州儒者如許魯齋曹月川薛文清守之尤兢兢云其後陽明王氏之說興由南而北程朱之真傳幾爲所掩獨中州涵濡程朱之道久顯然與爲難者尚無其人夏峯孫徵君先生崛起北方避亂河朔惡學者之紛爭一以和合朱王之旨爲宗其奇節偉行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三十三

居德善俗又足以風動乎一世於是中州之學大都以夏峯爲師而不純乎朱子以上溯二程夫子之所傳矣其間惟儀封張清恪公論學一本程朱然力不足以勝之予嘗謂朱子之學至陽明而一變至涇陽景逸念臺夏峯二曲而又一變諸君子生陽明之後能不爲其說所囿必兼取乎朱程是固豪傑之士矣而有能奮乎百世之下毅然卓然一宗朱子而上溯乎二程者其尤爲振古之豪傑與吾友鄆陵蘇君菊邨少好朱子之學旣嘗興復文清書院刊行張清恪所選薛文清遺書又於書院之西創建朱子祠祠前

有堂名曰志仁率同人共爲修己利物之事嗟呼朱子之學至今日而晦極矣前此和合陽明之說者猶不失爲正人君子也自漢學之徒興務爲雜博穿鑿支離而朱子之學晦詞章之徒出務爲華靡浮誕放蕩而朱子之學晦功利之徒起務爲機械巧詐見小欲速而朱子之學晦而且顯爲攻訐肆爲無忌憚之言學術亂而世運因之有由然也其他若科舉之徒雖日讀朱子之書立言不敢稍悖而識之陋志之鄙則更有甚焉是以朱子之學名存而實亡朱子之學亡而古聖人相傳之正脈於是乎絕矣夫欲繼古聖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三十四

之正脈非朱子之學無由入而欲明朱子之學非志於仁無由成故朱子嘗作仁說以示學者程子尤以識仁爲學之基入斯祠登斯堂者其皆志於仁焉其斯爲豪傑之士與祠作於咸豐元年冬未有記同治元年菊邨屬予書其顛末予因述中州學脈之源流正變與朱子之學之所從入以諗學者焉

蒙按此篇當入壇廟類因

文到稍遲故附列於此

碑

晉

太尉庾亮碑

孫綽

次黃中以啟胄鍾遐武於軒轅爰及晉代世號多士
公吸峻極之秀氣誕命世之深量微言散於秋毫元
風暢乎德音闢門者貴其凝峙入室者議其通元標
形者得之廊廟悟旨者期諸濠川提挈南翔息肩靈
越會大君有命納妃德門自求多福辭不獲已鳳羽
籠於華燮麟趾繫於椒房王敦阻兵玩權志窺神器
乃轉公左衛將軍要雄戟以扶華轂勒武旅以翼豹
尾死難之心義形於色親受中詔奔告方伯於是羣
后契盟同稟高謀巖栖懷德以嚮赴義拯神器於獸
吻扶帝座於已傾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公以爲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三十五

戰伐之謀仁所恥聞况立德宏道年幾不惑闔門沈
舟將遠迹山海詔累遣侍中黃門逼以嚴制知不獲
免乃固求外任江外無烽燧之警宇內歸穆然之美
銘曰金德時昏乾綱絕紀素靈南映中宗蔚起誰其
贊之數鍾伊公達人忘懷形隨運通再潛再躍婉若

游龍

見藝文類聚 蒙按晉書庾亮逃竄山海固求
外任在平蘇峻之後此文敘在平王敦之後疑

爲類書所刪
節非全文也

司空庾冰碑

孫綽

君喻嵩巖之元精挹清瀨之潔流貞質謀於白珪明
操勵於南金雖名器未及而任盡臣道正身提衡銓

括百揆知無不爲謀必鮮過端委待旦則有心宣孟
以約訓儉則擬議季文君平衡無私鳴謙寡欲當世
之所難於君易之矣於是慨然遠鑒量已而退高揖
帷幙投迹藩屏夫良玉以經焚不渝故其貞可貴竹
栢以蒙霜保榮故見殊列樹治而不亂者有矣未有
亂而彌治者也考終以證始卽事以徵心少長能一
其度貴賤不二其道文康之雅量於是乎宏著矣
銘曰洋洋俊穎巖巖神嵩流滌瀄氣頗扇祥風篤生
公侯情靈德充臨川擬潔仰華思崇履險思夷處滿
思冲方恢遠猷皇極是贊繁霜夏被修梧摧幹人之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三十六

云阻朝野咸嘆儀型永戢光風長煥

同上

墓誌銘

梁

庾先生承先墓誌銘

梁元帝

悠哉掌庾興自陶唐伯舅居晉連鑣渭陽爰斯厥後
世挺珪璋乃登靈岳言遵洞府乃涉石山將從輕舉
實惟貞吉實惟退讓皎皎不羣超超高尚本同壽夭
甯論得喪諸方未遊佳城已望蓬生蔣徑釣罷磻谿
櫓悲新壠桃餘故蹊風翻嶺背月下松西揚名不朽

高蹈夷齊

同上

誄

晉

庾文康誄

孫綽

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
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
永戢話言口誦心悲

引見世說注又見孫興公集

祭文

宋

祭崔公孺比部文

韓

琦

安陽人

維熙甯四年歲次辛亥某月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三十七

庶饘之奠致祭於故崔君比部九哥之靈余初及冠
作壻君門君時妙年德性已尊不事彫琢歸乎質渾
博覽經史富於藝文恥在蔭籍思同後羣射策不偶
遂遺世紛西竺大法南京祕源旁逮莊老虛無之言
沈酣貫穿洞其本根顧視軒冕淡如浮雲勉而爲吏
非志所存粗以庇族仁風是敦閒常詣我情均弟昆
酒會歡密詩豪放棄時擿道奧開聾破昏益我多矣
如猶如薰余視君爲期諸古人如何奄忽遽罹大屯
善良至此天也甯論泣馳使詣奠酬一樽君乎來歆
惟靈者魂尚饗

安陽集

祭崔良孺殿丞文

韓琦

維治平元年歲次甲辰九月癸亥朔二日甲子具官
某謹以清酌庶饘之奠致祭於殿丞崔君十哥之靈
惟君之稟天與和粹大韶之發聽者忘味大圭之全
瑩爾君瑞君父正臣始終道義君兄節士瓌特其志
君之漸摩固無不備惟文之高乃不中第惟才之敏
見於爲吏其勢奔騰譬若良驥千里之遙旦暮可致
柰何半途遽爾顛躓惟余之室君則其弟余契之篤
實均同氣君如京師必館而憩歡然相接惟恐分袂
今夏之首君來審官得次則告再歸闕田初聞小疾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三十八

勿藥當痊遂不裁問日期駕旋使忽至止君兄惠牋
具述君病且憂纏綿余驚呼醫俾馳詣前醫馳未達
訃來何遑嗚呼哀哉君之德美稔於衆傳復被餘慶
宜熾而延何未強仕倏茲溘然命也誰訴噫嘻蒼天
嗚呼哀哉君姊之亡傷摧二年又感君戚心如灼燃
徒憑薄酌致此拳拳哀誠千百未能一宣君其知乎
歆余意焉尚饗

同上

明

修河誓文

史文彬

民惟邦本肆國家重焉明則建官以左右之幽則立

神以保護福祐之凡以爲民而已茲我北鄙雙泊河
爲民害先令嘗浚治之障而之他用以甯民厥民甯
歲久舊防壞時水盛則鱗介壟畝民不能奠厥居其
矧曰能稼重爲我重臣憂肆牒縣吏事之今我民罔
弗欲興予何其不於前甯人圖功攸終茲予重閔民
重厥工用慎簡乃僚往卽工竟率以造作茲衆若鬻
若役怠若事不旣厥心事底績者神其丕降災害於
其躬予若不協心從事以爲民神自上罰我我罔能
迪夫民國本也神主也惟神亦宜顯厥靈大相予允
成厥功罔爲神羞則神亦無忝於血食茲邑矣齋戒
跽告神其察之

文獻志

卷三十八

三十九

國朝

雨後酬神祭文 并詩

吳 堂

維嘉慶十有二年歲在丁卯自春徂夏十有三旬不
雨鄆陵縣知縣吳堂恭率僚屬爲民請命冀獲神庥
旬日以來祈求罔應遭此奇旱官民仰天呼號以爲
何不幸而遭此奇旱然而二麥咸登豐於去歲閭閻
私相慶幸如獲再生轉念秋種雖播焦灼殆盡甘霖
未降恐終不免於饑饉也縣令於是跣足泥首責已
引愆願以身代此亦必不得已僥倖於萬一耳乃於

五月十四日乙卯大雨滂沱四野霑足良苗勃然改
觀歡呼之聲夜以達旦然猶慮旱熯已久土燥風乾
一雨之後無以相繼恐目前雖美日後未可知也乃
於十六日丁巳復雨十七日戊午復雨二十三日田
子復雨二十六日丁卯復雨六月初七日丁丑復雨
而且無不廣被凡此庶民若不知有前日之大旱也
者縣令與百姓同聲歌舞若忘其爲縣令也者抑若
神知二麥之有收而故儲其機以有待也者又若神
恐縣令之懈怠而故吝於前以示儆也者要之皆神
之惠也嗚呼自今以往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俾我民

人咸安衽席此則縣令之賒望而尤冀神之默佑也
夫用是陳其牲醴佐以笙簧而繫以詩曰
田閒野巫哭且歌兮十旬不雨將無禾兮天地神化
巧莫過兮如此旱熯麥豐多兮二麥旣收俾滂沱兮
高高下下兼平坡兮良苗萬頃翻綠波兮田塍處處
笠與蓑兮殺牲沽酒人歡和兮酬神祭賽舞婆娑兮
荒祠野廟張紅羅兮縣令喜悅神不訶兮作詩有筆
如懸河兮播之絲管金玉摩兮薦馨鳴鼓逢逢鼉兮
神亦孔樂顏微醅兮凡我赤子頻護呵兮雨暘時若
毋偏頗兮尙饗

雨後酬神祭文

吳 堂

維嘉慶十有三年歲次戊辰五月丙申朔鄆陵縣知縣吳堂等謹以清酌庶羞敬酬於龍王尊神之前乃跽而陳詞曰嗚呼去春不雨民愁欲死今春不雨民若無事縣令怪之爰問我民民曰無憂汝其求神吾神孔惠惟民之衛求之克誠甘霖必需霈澤綿綿良苗芊芊子如不信請觀去年縣令曰諾退而齋沐潔此牲醴爲民籲福神之格思上達天知迺命雷電飄師雨師聿來鄆邑遍爲爾澤憫彼旱久甯徐毋疾槁者皆甦四野青葱百姓相慶謂令感通令曰否否惟

文獻志

卷三十八

四十一

神之功告爾百姓萬事順從神必福汝何有於令尙饗

祭王天益明府文

吳 堂

嗚呼凡人客死而無歸者行道皆爲流涕謂狐死猶首邱而斯人之骸骨獨留異地也而况膺民社振風教爲一方之長吏者哉先生作宰數年囊無一錢門祚衰歇慘然長眠不擇地而野葬惟青冢之存焉嗚呼噫嘻當時之宦况尙未必至於斯也將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耶抑蒼蒼者其不可知耶然而人皆悲先生之不祀吾以爲先生之美正在乎此何也先生勤

勞 王事而死不愧於死也先生雖無歸長爲福
於是也先生雖無嗣此間盡赤子也而數十年來絕
無杯酒之奠雞黍之陳但見煢然孤冢碧草凝春風
淒月冷慘然傷神堂之少也寄籍潞河先生故里時
復經過爲先生陳鄉園之景爰起舞而婆娑嗚呼宦
海風波升沈孔多我觀先生涕泗流沱尙饗